

彼得堡的故事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



(俄) 果戈理 著
乔振绪 译

插图珍藏版

漓江出版社

彼得堡的故事



(俄) 果戈理 著
乔振绪 译

插 图 珍 藏 版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堡的故事/(俄)果戈理 著;乔振绪 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6.4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5407-7751-7

I. ①彼… II. ①果… ②乔…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5295 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责任编辑:李映儒

封面设计:居 居 李诗彤

内文排版:钟 玲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8.125 字数:140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目 录

001	涅瓦大街
049	鼻 子
082	画 像
164	外 套
204	四轮马车
222	狂人日记

涅瓦大街

任何一条大街都没有涅瓦大街这么漂亮,这么繁华,至少在彼得堡是如此。彼得堡拥有了涅瓦大街,就拥有了一切。涅瓦大街就好像是我们京都的一位绝代佳人,她太美丽了,没有谁敢和她匹敌。我知道,住在这条街上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谁也不会把涅瓦大街的住房卖掉换成钱。不仅仅是那些蓄着小胡子、穿着花边束腰衫的风华正茂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就是那些下巴上已经长出白胡子、头顶像个闪亮的银盘子的有了把年纪的老者,也都深深地爱着这条街。至于那些太太小姐们,她们就更恋着这条街了。是啊,有谁会不喜欢这条街呢!你只要一走上涅瓦大街,就好像是到这里参加游园会来了。也许你是出于需要到这里来办事的,但是当你一踏上这条大街,你要办的事马上就会丢到脑后。这是唯一一条人们不是出于需要才会来的大街,也是人们不受购物欲望的驱使才会来的大街,要知道,到彼得堡的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购物。这给人一种感觉,到涅瓦大街来的人都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要求,可是到海军街、豌豆街、铁匠街、百姓街来,不管是步行,还是坐着马车飞驰而过,他们都是为了满



任何一条大街都没有涅瓦大街这么漂亮,这么繁华,至少在彼得堡是如此。

足自己的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公共的交通线。住在彼得堡区和维堡区的居民多年没有到沙滩街或莫斯科关卡街看望自己的朋友了,也许他们相信,在涅瓦大街上一定会碰上自己的朋友。无论是官员职名录,还是问讯处,它们所提供的信息都没有涅瓦大街提供的信息准确。涅瓦大街是一条多功能的大街。彼得堡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地方很少,涅瓦大街则是人们唯一可以游玩的地方。它的人行道总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多少人在这条人行道上留下自己的脚印,谁也说不清!退伍兵那笨重肮脏的靴子重重地踏在花岗石上,好像花岗石都被踩出了裂纹;年轻的小姐太太们那上窄下宽的拖地长裙在人行道上轻盈地飘过,她们的头都扭向商店的五光十色的橱窗,就像向日葵老是朝着太阳;满怀希望的陆军准尉走在这条人行道上,他腰间挎着的军刀发出哗啦的响声,仿佛要在这人行道上留下自己明显的划痕。总之,他们在这条人行道上宣示着自己的强势或弱势。仅仅一个白天,发生在这条街上的形形色色的景象,就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迅速闪过。如果再加上夜晚,那景象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我们从彼得堡的早晨说起吧。当整个彼得堡充满了刚出炉的面包散发的香气,当一些穿着破衣烂衫的老妇纷纷向教堂拥去,向有怜悯心的过路人讨要施舍的时候,这时的涅瓦大街仍然空荡荡的,还没什么人。身体健壮的店铺老板及其店员穿着内衣,还睡大觉呢,或是正在用肥皂搓洗他们那高贵的脸颊,或正在喝咖啡呢;乞丐们聚在点心铺的门口,那些个伙计们还没有睡醒呢,他们昨天个个就像身上沾上巧克力的苍蝇,飞到前飞到后,可是现在他们手拿扫帚,敞胸露怀,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扔给乞丐们一些干硬的糕饼和吃剩的面包块

儿。街上还有一些贫苦的人，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慢腾腾地走过。偶尔有一些赶去干活儿的庄稼人从大街上走过，他们穿着沾满灰泥的靴子，即使用叶卡捷林娜运河中干净的水也无法洗去这些靴子上的灰泥。这种时候，太太小姐们是不愿意走出家门的，因为这时候马路上来往的都是些粗人，他们喜欢说粗话，听着很不雅，她们甚至在戏园子里都不会听到这样的粗话。偶尔也有睡眼惺忪的官员腋下夹着公文包慢条斯理地从涅瓦大街上走过，大概他必须穿过涅瓦大街才能到达上班的机关。可以肯定地说，在十二点以前这段时间里，涅瓦大街对谁来讲都不是目的地，它只是一个“跳板”。这条街上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但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任务，各自有各自要办的事，各自有各自的烦恼，他们虽然身在此街，心里想的却是别的。一位庄稼人嘴里老是絮絮叨叨的，他说的是钱的事儿，也不知他说的是银币呢还是铜币。几个老头子和老婆子挥动着手，彼此说着什么，有时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们，也没有人笑他们。有几个男孩子身穿粗布衫，手拿空酒瓶或是做好的靴子，像旋风似的从涅瓦大街上跑过。此时此刻，你无论穿什么戴什么，即使你头上没有戴礼帽，而是戴了一顶便帽，即使你的领带扎得和衣领不搭配，也没有人注意你。

到了十二点钟，那些外国籍的家庭教师带领着他们的学生突然出现在涅瓦大街上，学生们脖子上的亚麻布灯笼领很显眼。英国籍和法国籍的家庭女教师们双手牵着家长托付给他们的这些孩子的手，十分严肃而又很耐心地告诉孩子们，商店的门楣上挂着的招牌，其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商店里都卖什么商品。脸色苍白的英国女教师和脸色红润的斯拉夫女教师派头十足地走在学生们的后面，她们发现女孩子们走路摇摇晃晃的，一点也不稳重，

于是不停地提醒她们，走路要挺着胸膛，要保持身体端正。可以这么说，此时此刻的涅瓦大街简直就成了学校的课堂。快到两点钟的时候，到涅瓦大街上来的家庭教师（带着她们的学生）渐渐地少了，取代她们的是孩子们的温柔的父母们，他们成双成对，胳膊挎着胳膊，漫步在涅瓦大街上，一向神经脆弱的母亲们穿红戴绿，打扮得十分花哨。到大街上来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了。他们都是把家里非做不可的事做完以后，到街上来赶热闹。比如有的人刚刚同家庭医生议论过天气和鼻子上突然长出的一个小小的疖子；有的人刚刚了解到自家养的马健康状况还不错，自己的几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身体也挺好；有的人刚读了报纸上的广告和一篇重要的报道，报道说的是有来访的客人，他们最后喝了杯咖啡和茶，就告辞离去。到大街上赶热闹的还有一些身负特殊任务的官员，运气总是向他们倾斜，使他们官运亨通。还有一些在外交部任职的官员，他们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职务和身份。嗨，真不得了，竟然有如此令人羡慕的机关和令人羡慕的职务！它们能拔高人的身份，能满足人的欲念。只可惜我没有能到机关去做事，因此也就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机关的那些头头们假模假式的虚伪作风。凡是你们在涅瓦大街上遇到的人都是体面的人，都是文质彬彬的人。男士们都穿着双排扣束腰衫，双手都插在口袋里。女士们都穿着一一种粉红色、白色或浅蓝色时髦的缎子长大衣，戴着大檐帽。你们在涅瓦大街上还可以看到几个留络腮胡子的人，他们的络腮胡子配上蝴蝶领结，简直就是一件珍奇的艺术品：他们的络腮胡子像丝绒一样柔软而光滑，像黑貂的毛，像煤炭，黑油油的，不过，遗憾的是只有外交部的官员才蓄着这种黑色的络腮胡子。在别的机关供职的官员没有他们这么幸运，因为上帝没有赐给他们黑色的

络腮胡子,他们只能好不情愿地蓄红褐色的络腮胡子。你们在涅瓦大街上还可以看到留八字胡子的人,他们的八字胡子很有一种魅力,不管用什么画笔,很难把这种八字胡子描绘得像。他们把生命中一半的最好时光都花在自己的胡子上了,胡子是他们不分昼夜永远关注的对象。胡子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胡子上抹的都是名贵的和十分罕见的香膏。到了夜里,胡子用一种厚纸裹起来,胡子的主人对自己的胡子倍加爱护,真令人感动,路人对他们的胡子羡慕不已。有千百种五光十色的大檐帽,有千百种五光十色的衣裙,有千百种五光十色的头巾,有时连续两天的时间在涅瓦大街上闪耀、飘动,这是女士们造成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女士们就好像千百只离开花茎的蝴蝶,在空中飞旋,遮天蔽日,男士们像黑色的甲虫,在地上爬行。你们在涅瓦大街上还会遇到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纤细细腰,这样的腰比细颈瓶的瓶颈粗不了多少。当你看到这种细腰的女士从你身旁走过时,你一定要躲闪到一边,免得你的胳膊肘不小心失礼碰了女士的细腰;你一定要小心谨慎,一定要心存畏惧,免得这个上天创造的艺术品由于你的一次大口出气而折断。在涅瓦大街上,你还会看到女士们衣服上的袖子很独特,样式很漂亮,它们就像两只浮在半空的气球,如果不是男士们紧紧地拽着,这些太太们立刻就会飘上天空,因为把太太举到半空,就像把斟满香槟酒的酒杯举到嘴边一样,是轻而易举的事,也是非常快乐的事。人们在任何地方遇到一起,都没有像在涅瓦大街上遇到一起这样有礼数,这样落落大方。你在这里会看到一种独特的微笑,一种天仙般极富魅力的微笑,这种微笑能让你融化其中,能让你低下高傲的头;有时你也会看到另一种微笑,当你看到这种微笑时,你

顿时就会觉得你比海军部大楼上的尖顶还要高,你恨不得把尖顶举得更高。你在这里还会遇到有优越感的自命不凡的人,他们在议论音乐会,或是在议论天气。你在这里还会遇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人和不可思议的事。啊呀,真是奇了怪了,涅瓦大街上竟然会有这么一种怪人,这样的人为数还不少呢。他们和你遇到一起时,一定要看一看你脚上穿的鞋,如果你从他的身旁走过去时,他也要回过头来看一看你的衣服的后襟。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人的鞋子和衣服的后襟这么感兴趣。开始时,我还以为他们是鞋匠呢,但不是,他们大部分人是在机关工作的公务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能书写发给其他单位的公函,而且写得很出色。或者是他们当中有的人喜欢游玩,喜欢看糖果点心的广告,总而言之,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正经人。午后两点到三点这一黄金时段,涅瓦大街简直就成了一座活动展厅,人类的所有杰作都将在这里亮相。有人展示着自己的海狸皮领子的外套,有人显示出自己希腊式的漂亮鼻子,有人亮出自己风彩飞扬的络腮胡子,有人显示出自己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和优雅的大檐帽,有人亮出纤纤小指头上戴着的镶嵌着宝石的戒指,有人展示着秀美的脚上穿着的人时的矮靰皮靴,有人亮出脖子里扎着的奇异的领带,有人显示出自己奇异的八字胡。三点钟到了,涅瓦大街上的展示活动也就落幕了,大街上的人渐渐地少起来……三点钟,街上有了新的变化,仿佛春天就要突然降临,因为大街上出现了许多穿绿色制服的官员。食不能果腹的九等文官、七等文官,以及其他等级的文官竭力加快脚步,匆匆走过。那些十四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和十等文官充分利用时间在涅瓦大街上逍遥自在地溜达着,瞧他们那神气十足的样子,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在机关坐过

六个小时似的。但是有把年纪的十等文官、九等文官和七等文官却低着头加快脚步往前走,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心思打量街上的来往行人,他们的脑子里仍然惦记着他们需要办理的一大堆棘手的事,有很多事刚开了个头儿,但还没有收尾。大街两边商店的招牌呀,广告呀,他根本视而不见,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一摞摞公文,就是办公室主任的面孔。

从四点钟开始,涅瓦大街上就没有什么人了,你恐怕连一个官员也看不到。这时,只见一个女裁缝怀中抱着一个匣子,从一家店铺出来,跑到大街的那边去了;被当局的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书记官霸占后又抛弃的妇人身穿粗呢外套,落得沿街乞讨;一个古怪的人,是个外地人,他不分昼夜在街上游荡;一个瘦高条英国女人,胳膊上挎着手提包,手上拿着一本书,从人行道上走过;一个搬运工,是俄罗斯人,他穿一件连肚脐都挡不住的半截子束腰衫,蓄着山羊胡子,看样子生活得相当拮据,当他斯斯文文地从人行道上走过时,可以说他全身都在动,他时而弯腰弓背,时而伸出胳膊,时而屈腿点头;偶尔还看到一个矮个子手艺人,这时的涅瓦大街除了这些人,再看不到别的人了。

但是当夜幕降临到大地,遮住了房舍和街道,当岗警披着席片爬上梯子,点着路灯,当从商店低矮的窗口露出白天不敢露出的版画的时候,涅瓦大街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又开始热闹起来了。当路灯把它那诱人的奇妙的光线投射到每个人的身上和每个物体上时,一个神秘的幻境来到人间。你会遇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中大多数尚未成家,他们穿着厚实的束腰衫和外套。这时,你会意识到,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目标,或者说希望也行,这种目标或希望都是不由自主在他们心中产生的,他们都加快了脚

步,但仍然有快和慢的区别。长长的影子投到墙壁上,投到桥上,头部的影子快要投到警示桥上了。年轻的十四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和十等文官长时间地在大街上游逛。但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十四等文官、九等文官和七等文官中的大部分人都待在家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或是因为他们家的德国厨娘做的饭菜好吃。你在这里也会遇到几个令人敬仰的老者,他们往往在两点钟的时候到涅瓦大街来散步,他们一个个神气十足,显得十分清高。不过他们也像那些年轻的十四等文官一样,发现前面有漂亮的女郎,就紧跑几步,追上去窥视。很多逛街的人对这个女郎的搽了胭脂的厚嘴唇和脸蛋儿发生了兴趣,这其中商店的伙计,有脚夫,有买卖人,还有一伙身穿德国束腰衫彼此勾肩搭背的逛街者。

“等一下!”这时中尉皮罗戈夫用手扯了一下和他同行的身穿燕尾服和外套的年轻人,大声说道。“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太漂亮了,真像意大利画家佩鲁吉诺画的比安卡壁画。”

“你说的是谁呀?”

“我说的是她呀,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女郎。你瞧她的那双眼睛,多有神呀,多水灵呀!她的身材多苗条呀!她的脸型多完美呀!真是个绝代佳人!”

“我说的是那个金发女郎,她跟在黑发女郎之后,走到旁边去了。你既然喜欢那个黑发女郎,为什么不追上去呢?”

“那怎么行呢!”穿燕尾服的年轻人红着脸说道。“她好像是天黑了才到涅瓦大街上来走动的,她的身份一定很显贵,”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她身上穿的那件斗篷就值八十卢布呢!”

“你真是个憨子！”皮罗戈夫说着使劲把他推向女郎的斗篷飘动的地方。“傻瓜，去吧，别错过机会！我去追那个金发女郎了。”

两个朋友就此分手了。

“你们这些人我了解。”——皮罗戈夫带着得意的和自信的微笑心里这样想，他相信，没有一个美人儿能逃脱他的掌控。

穿着燕尾服、披着外套的年轻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朝华丽的斗篷飘动的方向畏畏缩缩地走去。那斗篷离路灯近一些时，就闪射出光亮，当它离路灯远了时，就蒙上一层暗影。他的心咚咚地跳得厉害，他无意中加快了脚步。他想都不敢想他能得到远处飘动的美人的青睐，更不敢心存像皮罗戈夫所暗示的那种非分的念头。他只是想看一下这个美人住的地方，他觉得她是从天上直接降临到涅瓦大街上的，她肯定要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他加快脚步向前走去，把那些留着白色络腮胡子的有地位有身份的老者都一个个挤下了人行道。这个年轻人相当古怪，如果我们把他当作彼得堡的市民，那就无异于把我们梦中见到的人都说成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在这个到处都是官员、到处都是买卖人、到处都是德国工匠的城市里，像他这样古怪的年轻人显得很特殊，显得很例外，显得很不寻常。这个年轻人是个画家。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而且还是彼得堡的画家！他是白雪世界的画家，他是芬兰族聚居地区的画家，这里气候潮湿，天色暗淡，环境单调，天空老是阴沉沉的，永远弥漫着雾霭。这些画家和意大利的画家大不一样，意大利的画家高傲，性格暴躁，这是意大利和意大利的天空赋予他们的个性。可是相反，这些年轻画家中大部分人都很善良，性格温和、腼腆，整天无忧无虑，默默地爱着自己的艺术，喜欢约上两三个朋友在一个不大的屋子里喝茶，谈论他们喜欢谈论的话

题,个个都虚怀若谷,而且绝不闲扯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他常常招呼一个穷老婆子到他家里来待上六七个小时,他在此期间把穷老婆子可怜的、麻木的形象移到画布上。他还画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横七竖八放着各种各样画画的工具:有石膏制成的人的胳膊和腿,它们放得太久了,上面落了一层灰尘,都变成咖啡色的了;有折了腿儿的画架,有翻倒在地上的调色板,有弹吉他的友人,有被颜料弄脏的墙壁,有开着的窗户,透过窗户看得见亮白的涅瓦河和穿红色罩衣的穷苦渔夫。他们的画面总是一种色调,即灰暗的色调,这种色调是北方画派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很难改掉。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满怀喜悦的心情创作自己的作品。他们都是些很有才华的画家,如果他们能从意大利的画作中吸取到那种清新的风格,他们的绘画才能必然会得到自由的、宽泛的和鲜明的发展,这就如同把一盆花从室内搬到室外的新鲜空气中一样。他们的胆子太小,因为他们一看到星级勋章和厚实的带穗肩章就慌乱起来,就不知所措了,他们无心中就会降低自己作品的价格。他们有时也喜欢夸耀一下自己,但是令人感到夸过了头,就像是穿了一件打了补丁的衣服。有时你会看到他穿着一件质地相当好的燕尾服,却披了一件脏兮兮的外套,他穿了一件名贵的丝绒坎肩,却罩了一件沾满颜料的束腰衫。同样,你有时会在尚未画完的一幅风景画上看到一位头朝下的女神,这是因为他没有找到画女神的合适的地方,但又乐于创作,就把她画到过去自己的作品中一块弄脏的底色上面。他从来不会面对面直视你的眼睛,如果他要看你,也是用一种惶惑不安的、呆滞的目光;他不会用哨所观察员那鹰一般尖利的眼睛或是骑兵军官那鸽子一般敏锐的目光盯住你。这是因为他在同一时间既看见你的面孔,又看

见放在他房间的赫拉克勒斯的石膏像的面孔，或是因为他脑子里想的是他正在构思的一幅画。因此，当人们问他话时，他往往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很多现象在他脑子里模糊不清，这就使他的胆量变得更小了。我们所描述的这位年轻人，也就是画家皮斯卡列夫，就是这种类型的人，他性格腼腆，胆子小，但是他心灵深处埋藏着情感的火花，一旦时机成熟，这火花就会燃烧成熊熊的火焰。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紧紧地跟随在一个陌生女郎的身后，他对这个女郎竟然倾慕到如此地步，令他吃惊的是他竟然有如此的胆量和勇气。他的眼神，他的思想，他的情感，完全倾注到这位陌生女郎的身上了。陌生女郎突然回头看了他一眼。啊呀，天哪！

简直就是仙女下凡，真美呀！她那洁白、美丽的额头上挂着几绺黑油油的卷曲的秀发，它们从帽子下面露出，衬托在被夜晚的寒气吹得红扑扑的美丽的面颊上，看着真是魅力无限。她双唇紧闭，暗示着她内心埋藏着许多梦想，不愿吐露。对于童年的回忆，在闪烁的灯光下产生的幻想和沉静的灵感，这一切都凝聚、融合和反映在她那温润的嘴唇上。她回头瞥了一眼皮斯卡列夫，皮斯卡列夫受她这一瞥，非常激动，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看得出，她的这一瞥，眼神还是带着几分严肃，因为她发现，他竟然如此放肆和失礼地追逐自己，她的脸上流露出愠色，不过她的这张漂亮的脸，即使生起气来，也是富有魅力的。此时，他感到羞愧，想要退缩，他停住脚步，垂下眼皮。怎么，连仙女下凡后居住的地方都还没有弄清楚，难道就此罢休不成？这位年轻的幻想家这样想了之后，决定继续跟踪下去。但是为了不被她发觉，他和女郎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并且他还装模作样地看着马路两边商店的招牌，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放过陌生女郎的行迹。路人渐渐地稀少了，街道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紧紧地跟随在一个陌生女郎的身
后……